两名患者白血病复发后绝境闯关

细胞免疫治疗照亮他们的重生之路

在血液恶性肿瘤面前，好好活下去曾是许多患者不敢想的奢望。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第十二年，62岁的梁姐还能拎着菜篮子，坐车去女儿家，陪外孙玩一下午；曾连翻身都疼、一度是“脆皮人”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高姗（化名），现在可以陪着儿子打羽毛球，一次能打半小时。

两人都曾在血液肿瘤复发的绝境里走了一遭，是武汉协和医院血液科团队的CAR-T（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）细胞免疫治疗，照亮了她们的重生之路。



协和医院血液科梅恒教授（右）向梁姐了解她的恢复情况。 通讯员供图

家人陪伴，艰难抗争

2014年年底，刚退休的梁姐浑身发沉，肋骨疼得夜里翻不了身。后来，双腿冒出青紫色瘀斑，按下去不褪。“无故皮下出血，可能就是血液病。”梁姐有种隐隐的不安。2015年清明节刚过，她转诊到武汉协和医院血液科。骨髓穿刺后，她确诊患上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。

血液科主任梅恒教授介绍，这不是普通的白血病，因有很多预后不良的基因突变，医学上也称为“难治性白血病”，复发率高，不接受治疗，生存期超不过半年。

骨髓移植是首选方案，可梁姐的哥哥、姐姐年纪都大了，配型条件差。刚成年的女儿，配型结果只有三位点相合。风险高、花费大。她选择了靶向药联合化疗。

接下来两年，医院几乎成了第二个家。出院最多一周，又得回来住院，常常一住就是一两个月。退休的姐姐专程从老家过来照顾她，女儿那时刚上大一，在黄冈读书，每到周末就坐城际列车往武汉赶，接替姨妈守两天，周日下午再赶回学校。

同样被疼痛拽离生活的，还有远在福州的高姗。因为身体越来越“脆皮”，抬手、蹦跳这样简单动作，肩胛骨都会扯着发痛。最初她以为是骨质疏松，2022年她在骨科、中医科治疗了大半年，痛感却一天比一天重。

2023年4月，高姗在福建当地肿瘤专科医院才确诊真正病因：多发性骨髓瘤——被称作“啃骨杀手”的血液肿瘤。骨髓里恶性浆细胞病变，会悄悄把健康的骨骼“蛀空”。到后期仅仅是翻身、咳嗽、弯腰，甚至正常走路，就会突发肋骨、腰椎、胸椎骨折。入院时，她已经疼得走不了路，丈夫和母亲轮班在医院守着她。

等PET-CT检查的一个深夜，高姗不忍心叫醒已熟睡的丈夫，双手撑着床沿，想自己挪去厕所，刚坐直腿就软了，重重跌坐在地上，她哇哇大哭，那是生病以来她最崩溃的瞬间。在医生的建议下，她做了两次自体干细胞移植，“医生说我才39岁，理想状态能控制8到10年。”治疗初期效果不错，出院时她以为熬出了头。

复发之后，无路可退

梁姐是个乐观豁达的人，在诊疗初期，都能选择积极的心态去面对，化疗再苦都挺了下来。可2017年3月的复查结果让她半天没说出话。单核细胞的比例稍稍增高了，复发来得悄无声息。再靠传统化疗，很难缓解控制病情。

协和医院2015年建起华中首个以CAR-T细胞治疗为特色的医疗病房。住院化疗时，她听病友聊起过这一新疗法，也亲眼见过有人做完治疗，达到临床缓解出院。她主动向梅恒教授提出想试试CAR-T疗法。

高姗的复发来得更快。第二次干细胞移植后，她休养一个多月，觉得身体恢复得还行，就找了份在监控室的轻活。没想到上班才十几天，她的胸口隐隐发沉，伸手一摸，皮肤下鼓出一个硬包块，骨髓瘤又复发了。

当地专科主任很无奈：常规手段很难再控制，推荐她去武汉协和医院找梅恒教授团队，试试CAR-T治疗，那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新希望。

高姗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刚上高中，一个才上小学，“有一点希望都要去试试。我还没看着孩子长大，不能就这么放弃”。

CAR-T细胞疗法拓宽生存边界

相隔八年，梁姐和高姗分别处在CAR-T技术的两个节点。一位是国内较早的体外CAR-T临床试验亲历者，另一位是新一代体内CAR-T技术的获益者，两条不同的技术路径，最终都通向了新生。

梁姐在2017年3月入组体外CAR-T临床试验。梅恒教授曾这样解释这项技术：“体外CAR-T相当于体外练兵，先从患者自身血液里分离出具有免疫力的T淋巴细胞，在实验室通过基因工程技术，给它们装上能精准识别肿瘤的‘导弹弹头’，再输回体内。这些改造后的T细胞不仅能精准杀灭肿瘤，还能在体内长期存活，持续清除残留病灶。”

采集细胞的过程，梁姐到现在都记得。她胳膊血管太细，达不到采集要求，只能从大腿根部的动脉采血。整个人平躺在床上两三个小时，腿不能弯、不能动。采集结束后，穿刺点压着重重的盐袋，她连翻身都不敢。“有点辛苦，但想着细胞在外面‘改造’好了回来杀瘤，就忍过去了。”回输过程和普通输液类似，顺着她体内留置的输液港慢慢滴进去。3个月后，梁姐的血液等各项检测指标全部恢复正常，达到临床完全缓解。

2025年1月，高姗接受的是新一代体内in-vivo BCMA CAR-T细胞疗法，是梅恒团队的突破性研究成果。“体内CAR-T相当于把‘细胞工厂’搬进了人体，不用抽血采集，不用长时间体外培养，直接把靶向指令递送到患者体内，让自身T细胞就地改造成有抗癌功能的CAR-T细胞。”梅恒介绍，“等待时间更短，对多线治疗后免疫功能差的患者更友好。”

高姗记得，回输的药剂装在很小的输液袋里，只有十几毫升，半个小时就输完了。一两天后她发了烧，浑身发麻发冷，用了药很快缓解。最让她意外的是见效速度：才一周，她摸胸口那个硬邦邦的包块，明显软了、小了。“当时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。”住院十几天，她就顺利出院了。

珍惜每个能好好吃饭、陪伴家人的日子

梁姐的随访很规律：治疗后头三个月，每个月去一次武汉；之后改成半年一次；再往后一年复查一次。2024年，华中首个CAR-T门诊在协和启用，她复诊不用再办理住院，门诊一站式就能做完检查。

截至目前，梁姐已无癌生存了近10年，成了病友群中许多人的希望。这些年来，女儿陪她去了西安、贵州、苏杭等许多城市旅游，她今年自己还报名了旅游团去山西看古建筑。

她看到了女儿毕业、成家、生下两个可爱的外孙。她住在厂区的老房子里，挨着山，空气好、安静，和女儿的家有40分钟车程，每周她拎点菜去女儿家，陪外孙玩一会儿。

高姗的日子，也在一点点回到原来的轨道。截至采访时，她维持临床完全缓解已经达18个月，是目前全球体内CAR-T治疗后完全缓解长期随访最长、病情最稳定的患者。

“之前三天两头跑医院，药一把一把地吃，现在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就行，不用长期吃药，只定期打丙球蛋白、每两个月输一次保骨药。”她笑着说，后背偶尔还有点酸痛，是骨头被肿瘤侵蚀过留下的旧伤，但已经不影响睡觉。

高姗每天早上7点起床做早饭，送小儿子上学后在家收拾家务，看剧，出门散散步，傍晚陪小儿子打半小时羽毛球。前阵子她回南昌，顺着秋水广场、万寿宫一路逛，一天走了近三万步。“累了就歇半小时，缓过来就没事了。”

曾经，血液肿瘤患者惧怕谈及未来。梁姐和高姗都经历过“走一步算一步”的治疗阶段，没有想象过，有一天自己能够完全缓解，重新回归家庭和正常的生活。从体外制备到体内原位改造，CAR-T疗法的每一次迭代，给绝境中的患者，递去了新的生机，支撑着她们走过与肿瘤拉锯的漫漫长路。

“其实，刚开始梅教授说还有办法治，我还有点半信半疑，现在恢复成这样，真的很知足，也越来越有信心。”谈到以后，高姗充满期盼，她盼着24个月的随访结束，实现无癌生存满2年后，和家人去爬爬山。“每个能好好吃饭、好好陪伴家人的日子，我都很珍惜。”她说。

记者江梦晴 通讯员聂文闻 彭锦弦